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八十七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李渤 張仲方 裴潾 張臯附

李中敏 李甘 高元裕 兄少逸

李漢 李景儉

李渤字濬之後魏橫野將軍申國公發之後祖玄珪衛

尉寺主簿父鈞殿中侍御史以母喪不時舉流于池州渤恥其家汚堅苦不仕勵志於文學不從科舉隱於嵩山以讀書業文為事元和初户部侍郎鹽鐵轉運使李巽諫議大夫韋況更薦之以山人徵為左拾遺渤託疾不赴遂家東都朝廷政有得失附章疏陳論又撰御戎新録二十卷表獻之九年以著作郎徵之詔曰特降新恩用清舊議渤於是赴官歲餘遷右補闕連上章疏忤旨改丹王府諮議叅軍分司東都十二年遷贊善大夫

依前分司十三年遣人上疏論時政凡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辯讐渤以散秩在東都以上章疏爲已任前後四十五封再遷爲庫部員外郎時皇甫鎛作相剥下希旨會澤潞節度使郗士美卒渤充弔祭使路次陝西渤上疏曰臣出使經行歴求利病竊知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户今纔一百餘户閿鄉縣本有三千户今纔有一千户其他州縣大約相似訪尋積獘始自均攤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須五家攤税

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攤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絶攤逃之弊其逃亡户以其家產錢數為定徵有所欠乞降特恩免之計不數年人必歸於農矣夫農者國之本本立然後可以議太平若不由兹而云太平者謬矣又言道途不修驛馬多死憲宗覽疏驚異即以飛龍馬數百匹付畿内諸驛渤既以草疏切直大忤宰相乃謝病東歸穆宗即位召為考功員外郎十一月定京官考不避

權幸皆行昇黜奏曰宰臣蕭俛段文昌崔植是陛下君臨之初用為輔弼安危理亂決在此時況陛下思天下和平敬大臣禮切固未有昵比左右侈滿自賢之心而宰相之權宰相之事陛下一以付之實君義臣行千載一遇之時也此時若失他更無時而俛等上不能推至公申炯誡陳先王道德以沃君心又不能正色匪躬振舉舊法復百司之本俾教化大立臣聞政之興廢在於賞罰俛等作相已來未聞奬一人德義舉守官奉公者

使天下在官之徒有所激勸又不聞黜一人職事不理持禄養驕者使尸禄之徒有所懼如此則刑法不立矣邪正莫辯混然無章教化不行賞罰不設天下之事復何望哉一昨陛下遊幸驪山宰相翰林學士是陛下股肱心腹宜皆知之蕭俛等不能先事未形忘軀懇諫而使陛下有忽諫之名流於史冊是陷君於過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俛等言行計從不當如是若言不行計不從須奉身速退不宜尸素於化

源進退戾也何所避辭其蕭俛段文昌崔植三人并翰
林學士杜元潁等並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
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等諫幸驪山鄭覃等諫
畋遊是皆恐陛下行幸不息恣情無度又恐馬有銜蹶
不測之變風寒生疾之憂急奏無所請國璽委於婦人
中倖之手絳等能率御史諫官論列於朝有懇激事君
之體其李絳張惟素李益三人伏請賜上下考外特與
遷官以彰陛下優忠賞諫之美其崔元略冠供奉之首

合考上下縁與于翬上下考于翬以犯贓處死準令須降請賜考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使于翬韋道沖韋正牧皆以犯贓或左降或處死合考中下然頃者陷劉闢之亂棄家歸朝忠節明著令宜以功補過請賜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事修舉合考中上以其請追封所生母而捨嫡母是明罔於君幽欺其先請考中下伏以昔在宰夫入寢擅飲師曠李調令愚臣守官請書宰相學士中下考上愛聖運下振頹綱故臣懼不言之為罪不懼

言之為罪也其三品官考伏緣限在今月内進輒先具如前其四品以下官續具條疏聞奏狀入留中不下議者以宰輔曠官自宜上疏論列而渤越職釣名非盡事君之道未幾渤以墜馬傷足請告會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表渤為副使杜元穎奏曰渤賣直沽名動多狂躁聖恩矜貸且使居官而干進多端外交方鎮遠求奏請不能自安久留在朝轉恐生事乃出為虔州刺史渤至州奏還鄰境信州所移兩稅錢二百萬免稅米二萬斛減

所由一千六百人觀察使以其事上聞未滿歲遷江州刺史張平叔判度支奏徵久遠逋懸渤在州上疏曰伏奉詔敕云度支使所奏令臣設計徵塡當州貞元二年逃户所欠錢四千四百一十貫臣當州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頃今已旱死一千九百頃有餘若更勒徇度支使所為必懼史官書陛下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懸臣任刺史罪無所逃臣既上不副聖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輕持符印特乞放臣歸田乃下詔曰江州所

奏實為懇誠若不蠲容必難存濟所訴逋欠並放長慶二年入為職方郎中三年遷諫議大夫敬宗沖年即位坐朝常晚一日入閤久不坐羣臣候立紫宸門外有耆年衰病者幾將頓仆勃出次白宰相曰昨日拜疏陳論今坐益晚是諫官不能迴人主之意勃之罪也請先出閤待罪於金吾仗語次喚仗乃止勃又以左右常侍職忝規諷而循默無言論之曰若設官不責其事不如罷之以省經費苟未能罷則請責職業勃充理匭使奏曰

事之大者聞奏次申中書門下次移諸司諸司處理不當再來投匭即具事奏聞如妄訴無理本罪外加一等准敕告密人付金吾留身待進止今欲留身後牒臺府冀止絶宂人從之長慶寶歷中政出多門事歸邪倖渤不顧患難章疏論列曽無虛日帝雖昏縱亦為之感悟轉給事中面賜金紫寶歷元年改元大赦先是鄠縣令崔發聞門外喧鬬縣吏言五坊使下毆擊百姓發怒命吏捕之曳捽既至時已曛黑不問色目良久與語乃知

是一內官天子聞之怒收叕繫御史臺御樓之日放繫囚叕亦在雞竿下時有品官五十餘人持仗毆叕縱横亂擊叕破面折齒臺吏以席蔽之方免是日繫囚皆釋叕獨不免渤疏論之曰縣令不合曳中人中人不合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後中人横暴一至於此是朝廷馴致使然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之人及藩鎮奏事傳道此語則慢易之心萌矣渤又宣言于朝云郊禮前一日兩神策軍於青城内

奪京兆府進食牙盤不時處置致有毆擊崔發之事上
聞之按問左右皆言無奪食事以渤黨發出為桂州刺
史兼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禦觀察使渤雖被斥正論
不已而諫官繼論其屈後宰相李逢吉竇易直李程因
延英上語及崔發逢吉等奏曰崔發凌轢中人誠大不
敬然發母是故相韋貫之姊年僅八十自發下獄積憂
成疾伏以陛下孝治天下稍垂恩宥帝愍然良久曰比
諫官論奏但言發屈未嘗言不敬之罪亦不言有老母

如卿等言寧無慼惻即遣中使送發至其家兼撫問發母韋夫人號哭對中使杖發四十拜章謝恩帝又遣中使慰安之渤在桂管二年風恙求代罷歸洛陽太和五年以太子賓客徵至京師月餘卒時年五十九贈禮部尚書渤孤貞力行操尚不苟合而闒茸之流非其沽激至於以言擯退終不息言以救時病服名節者重之子祝會昌中登進士第辟諸侯府

張仲方韶州始興人祖九皐廣州刺史殿中監嶺南節

度使父抗贈右僕射仲方伯祖始興文獻公九齡開元
朝名相仲方貞元中進士擢第宏辭登科釋褐集賢校
理丁母憂免服闋補祕書省正字調授咸陽尉出為邠
州從事入朝歷侍御史倉部員外郎會呂温羊士諤誣
告宰相李吉甫陰事二人俱貶仲方坐呂温貢舉門生
出為金州刺史吉甫卒入為度支郎中時太常定吉甫
謚為恭懿博士尉遲汾請為敬憲仲方駮議曰古者易
名請謚禮之典也處大位者取其巨節蔑諸細行垂範

當代昭示後人然後書之垂於不朽善善惡惡不可以誣故稱一字則至明矣定褒貶是非之宜泯同異紛綸之論贈司徒吉甫稟氣生材乘時佐治博涉多藝含章炳文燮贊陰陽經緯邦國惜乎通敏資性便媚取容故載踐樞衡疊致台衮大權在己沈謀罕成好惡徇情輕諾寡信諂淚在臉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夫人臣之翼戴元后者端恪致治孜孜夙夜緝熙庶績平章百揆兵者凶器不可從我始及乎伐罪則料敵以成功

至使內有害輔臣之盜外有懷毒蠆之孽師徒暴野戎馬生郊皇上旰食宵衣公卿大夫且慚且恥農人不得在畝緝婦不得在桑耗斂賦之常貲散帑廩之中積徵邊徼之備竭運輓之勞僵尸血流胔骼成岳酷毒之痛號訴無辜勳絕羣生迨今四載禍胎之兆寔始其謀遺君父之憂而豈謂之先覺者乎夫論大功者不可以妄取不可以枉致為資畫者體理不顯不競而豈妨令美當削平西蜀乃言語侍從之臣擒翦東吳則訏謨廊廟

之輔較其功則有異言其力則不倫何捨其所重而録其所輕收其所小而畧其所大且奢靡是嗜而曰愛人以儉受授無守而曰慎才以補斥諫諍之士于外豈不近之蔽聰乎舉忠烈之廟于内豈不近之暱愛也焉有蔽聰暱愛家範無制而能垂法作程憲章百度乎謹按謚法敬以直内内而不肅何以刑于外憲者法也戴記曰憲章文武又曰發慮憲義以為敬恪終始載考歷位未嘗効一法官議一小獄及居重位以安和平易寛柔

自處考其名與其行不類研其事與其道不侔一定之
辭惟精惟審異日詳制貽諸史官請俟蔡寇將平天下
無事然後都堂聚議謚亦未遲憲宗方用兵惡仲方深
言其事怒甚貶為遂州司馬量移復州司馬遷河東少
尹未幾拜鄭州刺史滎陽大海佛寺有高祖為隋鄭州
刺史日為太宗疾祈福於此寺造石像一軀凡刋勒十
六字以誌之歲久刓缺滎陽令李光慶重加脩飾仲方
再刋石記之以聞及敬宗即位李程作相與仲方同年

登進士第召仲方為右諫議大夫敬宗童年戲慢詔淮南王播造上巳競渡船三十隻播將船材於京師造作計用半年轉運之費方得成仲方詣延英面論言甚懇激帝只令造十隻以進帝又欲幸華清宮仲方諫曰萬乘所幸出須備儀無宜輕行以失威重帝雖不從慰勞之太和初出為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三年入為太子賓客五年四月轉右散騎常侍七年李德裕輔政出為太子賓客分司八年德裕罷相李宗閔復

召仲方為常侍九年十一月李訓之亂四宰相中丞京兆尹皆死翌日兩省官入朝宣政衙門未開百官錯立於朝堂無人吏引接逡巡閤門使馬元贄斜開宣政衙門傳宣曰有敕召左散騎常侍張仲方仲方出班元贄宣曰仲方可京兆尹然後衙門大開喚仗月餘鄭覃作相用薛元賞為京兆尹出仲方為華州刺史開成元年五月入為祕書監外議以鄭覃黨李德裕排擯仲方覃恐涉朋黨因紫宸奏事覃啟曰丞郎闕人臣欲用張仲

方文宗曰中臺侍郎朝廷華選仲方作守牧無政安可
以丞郎處之罷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曲江縣開國
伯食邑七百户二年四月卒仲方貞確自立綽有祖風
自駮謚之後為德裕之黨擯斥坎坷而殁人士悲之有
文集三十卷兄仲端位終都昌令弟仲孚登進士第為
監察御史
裴潾河東人也少篤學善隸書以門蔭入仕元和初累
遷右拾遺轉左補闕元和中兩河用兵初憲宗寵任内

官有至專兵柄者又以内官充館驛使有曹進玉者恃恩暴戾遇四方使多倨有至捽辱者宰相李吉甫奏罷之十二年淮西用兵復以内官為使潾上疏曰館驛之務每驛皆有專知官畿内有京兆尹外道有觀察使刺史迭相監臨臺中又有御史充館驛使專察過闕伏知近有敗事上聞聖聰但明示科條督責官吏據其所犯重加貶黜敢不惕懼日夜勵精若令宫闈之臣出叅館驛之務則内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絶出

位之漸事有不便必誡以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當掃
靜妖氛之日開太平至理之風澄本正名實在今日言
雖不用帝意嘉之遷起居舍人憲宗季年鋭於服餌詔
天下搜訪奇士宰相皇甫鎛與金吾將軍李道古挾邪
固寵薦山人柳泌及僧大通鳳翔人田佐元皆待詔翰
林憲宗服泌藥日增躁渴流聞于外濟上疏諫曰臣聞
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
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下及周文王武王咸以

功濟生靈德配天地故天皆報之以上壽垂祚於無疆

伏見陛下以大孝安宗廟以至仁牧黎元自踐祚已來剗積代之妖兇開削平之洪業而禮敬宰輔待以終始內能大斷外寬小故夫此神功聖化皆自古聖主明君所不及陛下躬親行之實光映千古矣是則天地神祇必報陛下以山岳之壽宗廟聖靈必福陛下以億萬之齡四海蒼生咸祈陛下以覆載之永自然萬靈保祐聖壽無疆

伏見自去年已來諸處頻薦藥術之士有韋山

甫柳泌等或更相稱引迄今狂謬薦送漸多臣伏以真仙有道之士皆匿其名姓無求於代潛遁山林滅影雲壑唯恐人見唯懼人聞豈肯干謁公卿自鬻其術令者所有誇衒藥術者必非知道之士咸為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為神以誘權貴賄賂大言怪論驚聽惑時及其假偽敗露曾不恥於逃遁如此情狀豈可保信其術親餌其藥哉禮曰夫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春秋左氏傳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又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

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
穀稟自五行發為五味蓋天地生之所以奉人也是以
聖人節而食之以致康强逢吉之福若夫藥石者前聖
以之療疾蓋非常食之物況金石皆含酷烈熱毒之性
加以燒治動經歳月既兼烈火之氣必恐難為防制若
乃遠徵前史則秦漢之君皆信方士如盧生徐福欒大
李少君其後皆姦偽事發其藥竟無所成事著史記漢
書皆可驗視禮曰君之藥臣先嘗之親之藥子先嘗之

臣子一也臣願所有金石錬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偽則自然明驗矣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合日月照臨之明稟乾元利貞之德崇正若指南受諫如轉規是必發精金之刄斷可疑之網所有藥術虛誕之徒伏乞特賜罷遣禁其幻惑使浮雲盡徹朗日增輝道化侔羲農悠久配天地實在此矣伏以貞觀已來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倫吕向韋述等咸能竭其忠誠悉心規諫小臣謬忝侍從職奉起

居侍從之中最近左右傳曰近臣盡規則近侍之臣上
達忠款實其本職也疏奏忤旨貶為江陵令穆宗即位
柳泌等誅徵潾為兵部員外郎遷刑部郎中有前率府
倉曹曲元衡者杖殺百姓栢公成母法官以公成母死
在辜外元衡父任軍使使以父蔭徵銅栢公成私受元
衡資貨母死不聞公府法寺以經恩免罪潾議曰典刑
者公柄也在官者得施於部屬之内若非在官又非部
屬雖有私罪必告於官官為之理以明不得擅行鞭捶

於齊人也且元衡身非在官公成母非部屬而擅憑威力橫此殘虐豈合拘於常典栢公成取貨於讐利母之死悖逆天性犯則必誅奏下元衡杖六十配流公成以法論至死公議稱之轉考功吏部二郎中寶歷初拜給事中太和四年出爲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坐違法杖殺人貶左庶子分司東都七年遷左散騎常侍充集賢殿學士集歷代文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選并音義目録一卷上之當時文士非

素與潾遊者其文章少在其選時論咸薄之八年轉刑部侍郎尋改華州刺史九年復拜刑部侍郎開成元年轉兵部侍郎二年加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尋出為河南尹入為兵部侍郎三年四月卒贈戸部尚書謚曰敬潾以道義自處事上盡心尤嫉朋黨故不為權幸所知憲宗竟以藥悮不壽君子以潾為知言穆宗雖誅柳泌既而自惑左右近習稍稍復進方士時有處士張臯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和則必臻於壽

考作則必致於傷殘是以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撓耳目不徇聲色敗性情由是和平自臻福慶斯集故易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詩曰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皆理合天人著在經訓然則藥以攻疾無疾固不可餌之也高宗朝處士孫思邈者精識高道深達攝生所著千金方三十卷行之於代其序論云凡人無故不宜服藥藥氣偏有所助令人臓氣不平思邈此言可謂洞於事理也或寒暑為寇節宣有乖事資醫方尚須重慎

故禮云醫不三代不服其藥施於凡庶猶且如此況在天子豈得自輕先朝暮年頗好方士徵集非一嘗試亦多果致危疾聞於中外足為殷鑒皆陛下素所詳知必不可更踵前車自貽後悔令朝野之人紛紜竊議直畏忤旨莫敢獻言臣蓬艾微生麋鹿同處既非邀寵亦又何求但泛覽古今粗知忠義有聞而默於理不安願陛下無怒芻蕘庶裨萬一穆宗歎獎其言尋令訪臯不獲

李中敏隴西人父嬰中敏元和末登進士第性剛褊敢

言與進士杜牧李甘相善文章趣向大率相類中敏累從府辟入為監察歷侍御史太和中為司門員外郎六年夏旱時王守澄方寵鄭注及誣構宋申錫後人側目畏之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中敏上言曰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寃濫鄭注之姦欺令致雨之方莫若斬鄭注而雪申錫士大夫皆危之疏留中不下明年中敏謝病歸洛陽及訓注誅竟雪申錫召中敏為司勲員外郎尋遷刑部郎中知臺雜其年拜諫議大

夫充理匭使上言曰據舊例投匭進狀人先以副本呈匭使或詭異難行者不令進入臣檢尋文按不見本勑所由但云貞元奉宣恐是一時之事臣以為本置匭函每日從内將出日暮進入意在使冤濫無告有司不為申理者或論時政或陳利害宜開其必達之路所以廣聰明而慮幽枉也若令有司先見裁其可否即非重密其事俾壅塞自伸於九重之意臣伏請今後所有進狀及封事臣但為引進取捨可否斷自中旨庶使名實在

茲以明置匭之本從之尋拜給事中
李甘字和鼎長慶末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太和中累
官至侍御史鄭注入翰林侍講舒元輿既作相注亦求
入中書甘唱於朝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後文
藝注乃何人敢茲叨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李訓亦
惡注之所求相注之事竟寢訓不獲已貶甘封州司馬
又有李款者與中敏同時為侍御史鄭注邠寧入朝款
伏閤彈注云内通勑使外結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

文宗不之省及注用事款亦被逐開成中累官至諫議大夫出為撫州刺史遷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杜牧自有傳

高元裕字景圭渤海人祖郜父集官卑元裕登進士第本名允中太和初為侍御史奏改元裕累遷左司郎中李宗閔作相用為諫議大夫尋改中書舍人九年宗閔得罪南遷元裕出城餞送為李訓所怒出為閬州刺史時鄭注入翰林元裕草注制辭言注以醫藥奉君親注

愁會送宗閔乃貶之訓注旣誅復徵為諫議大夫開成三年充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寵莊恪太子欲正人為師友乃兼太子賔客四年改御史中丞風望峻整上言曰御史府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實才其不稱者臣請出之監察御史杜宣猷柳瓌崔郢侍御史魏中庸高弘簡並以不稱出為府縣之職尋而藍田縣人賀蘭進與里内五十餘人相聚念佛神策鎮將皆捕之以為謀逆當大辟元裕疑其冤上疏請出賀蘭進等付臺覆問然

後行刑從之會昌中為京兆尹大中初為刑部尚書二年檢校吏部尚書襄州刺史加銀青光禄大夫渤海郡公山南東道節度使入為吏部尚書卒元裕凡少逸元恭少逸長慶末為侍御史坐弟元裕貶官左授賛善大夫累遷左司郎中元裕為中丞少逸遷諫議大夫代元裕為侍講學士兄弟迭處禁密時人榮之會昌中為給事中多所封奏大中初檢校禮部尚書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入為左散騎常侍工部尚書卒元裕子

璩登進士第大中朝由內外制歷丞郎判度支咸通中守中書侍郎平章事

李漢字南紀宗室淮陽王道明之後道明生景融景融生務該務該生思思生岌岌已上無名位至岌爲蜀州晉原尉岌生荆荆爲陝州司馬荆生漢漢元和七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長慶末爲左拾遺敬宗好治宮室波斯賈人李蘇沙獻沈香亭子材漢上疏論之曰若以沈香爲亭子即與瑶臺瓊室事同寳歷中王政日僻漢與

同列薛廷老因入閤廷奏曰近日除授不由中書擬議多是宣出施行臣恐自此紀綱大壞姦邪恣行願陛下各勅有司稍存典故坐言忤旨出為興元從事文宗即位召為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漢韓愈子壻少師愈為文長於古學剛訐亦類愈預脩憲宗實録尤為李德裕所憎大和四年轉兵部員外郎李宗閔作相用為知制誥尋遷駕部郎中八年代宇文鼎為御史中丞時李程為左僕射以儀注不定奏請定制先是太和三年兩省

官同定左右僕射儀注御史中丞已下與僕射相遇依令致敬斂馬側立待僕射謝官日大夫中丞三院御史就幕次參見其觀象門外立班既以後至為重大夫中丞到班後朝堂所由引僕射就位傳呼贊導如大夫就列之儀班退贊導亦如之御史大夫與僕射道途相遇則分道而行舊事左右僕射初上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已下羅拜四年中書奏曰僕射受中丞侍郎拜則似太重荅郎官已下拜則太輕起今後諸司四品已下官及

御史臺六品已下并郎官並望準故事餘依元和七年勑處分可之至是因李程奏漢議曰左右僕射初上受左右丞諸曹侍郎諸司四品及御史中丞已下拜謹按開元禮及六典並無此儀注不知所起之由或以為僕射師長百寮此語亦無證據唯有曹魏時賈詡讓官表中一句語耳且尚書令是正長尚無受拜之文故事與御史中丞司隸校尉號三獨坐伏以朝廷比肩同事聖主南面受拜臣下何安縱有明文尚須釐革故禮記曰

君於士不荅拜非其臣則荅之況御史中丞殿中御史是供奉官尤為不可儀制令雖有隔品之文不知便是受拜否及御史大夫亦曾受御史已下拜令並不行蓋以禮數僭逼非人臣所安元和六年七月詔崔邠段平仲與當時禮官王涇韋公肅等同議其事理甚精詳令請舉而行之庶為折衷時程入省竟依舊儀議者以漢奏為是七年轉禮部侍郎八年改戶部侍郎九年四月轉吏部侍郎六月李宗閔得罪罷相漢坐其黨出為邠

州刺史宗閔再貶漢亦改汾州司馬仍三二十年不得錄用會昌中李德裕用事漢竟淪躓而卒漢弟漼洗潘皆登進士第潘大中初為禮部侍郎漢子眖亦登進士第

李景儉字寛中漢中王瑀之孫父褚太子中舍景儉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性俊朗博聞強記頗閲前史詳其成敗自負王霸之畧於士大夫間無所屈降貞元末韋執誼王叔文東宫用事尤重之待以管葛之才叔文竊

政屬景儉居母喪故不及從坐韋夏卿留守東都辟為從事竇羣為御史中丞引為監察御史羣以罪左遷景儉坐貶江陵户曹累轉忠州刺史元和末入朝執政惡之出為澧州刺史與元稹李紳相善時紳稹在翰林屢言於上前及延英辭日景儉自陳已屈穆宗憐之追詔拜倉部員外郎月餘驟遷諫議大夫性既矜誕寵擢之後凌蔑公卿大臣使酒尤甚中丞蕭俛學士段文昌相次輔政景儉輕之形於談謔二人俱訴之穆宗不獲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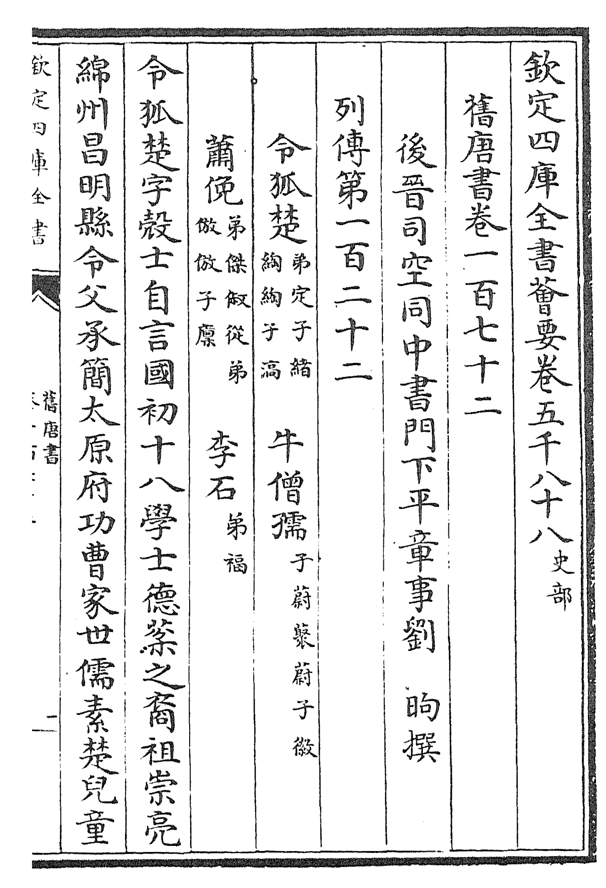
貶之制曰諫議大夫李景儉擢自宗枝嘗探儒術荐歷臺閣亦分郡符動或違仁行不由義附權幸以虧節通姦黨之陰謀衆情皆疑羣議難息據因緣之狀當寘嚴科順長養之時特從寛典勉宜省過無或徇非可建州刺史未幾元稹用事自郡召還復為諫議大夫其年十二月景儉朝退與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庫部郎中知制誥楊嗣復起居舍人温造司勲員外郎李肇刑部員外郎王鎰等同謁史官獨孤朗乃於史館飲酒景儉乘

醉詣中書謁宰相呼王播崔植杜元穎名面疏其失辭頗悖慢宰相遜言止之旋奏貶漳州刺史是日同飲於史館者皆貶逐景儉未至漳州而元稹作相改授楚州刺史議者以景儉使酒凌忽宰臣詔令纔行遽遷大郡稹懼其物議追還授少府少監從坐者皆召還而景儉竟以忤物不得志而卒景儉疏財尚義雖不勵名節死之日知名之士咸惜之景儉弟景儒景信景仁皆有藝學知名於時景信景仁皆登進士第

史臣曰仲尼有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若渤
論考第仲方駮謚誠知後悔不能息言可謂狷與當賊
注挾邪之辰羣公結舌而寢默而中敏李甘元裕或肆
其言或奮其筆暴揚醜迹不憚撩鬚謂之為狂即有遺
恨比夫請劒斷佞亦可同年而語也南紀有良史才足
以自立而協比權幸顛沛終身君子慎獨庸可忽諸景
儉自負太過蕩而無檢良驥跅弛之患也
贊曰張李切言利刃決雲裴諫方士深誠愛君言排賊

注高李不羣漢儉朋比夫何足云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八十八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令狐楚 弟定 子緒 綯 綯子滈 牛僧孺 子蔚 藂 蔚子徽

蕭俛 弟傑 俶 從弟 倣 倣子廩 李石 弟福

令狐楚字殼士自言國初十八學士德棻之裔祖崇亮綿州昌明縣令父承簡太原府功曹家世儒素楚兒童

時已學屬文弱冠應進士貞元七年登第桂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才欲以禮辟召懼楚不從乃先聞奏而後致聘楚以父掾太原有庭闈之戀又感拱厚意登第後徑往桂林謝拱不預宴遊乞歸奉養即還太原人皆義之李說嚴綬鄭儋相繼鎮太原高其行義皆辟為從事自掌書記至節度判官歷殿中侍御史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為頗稱之鄭儋在鎮暴卒不及處分後事軍中喧譁將有急變中夜十數騎持

刃迫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自是聲名益重丁父憂以孝聞免喪徵拜右拾遺改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母憂去官服闋以刑部員外郎徵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楚與皇甫鎛蕭俛同年登進士第元和九年鎛初以財賦得幸薦俛楚俱入翰林充學士遷職方郎中中書舍人皆居内職時用兵淮西言事者以師久無功宜宥賊罷兵唯裴度與憲宗志在殄寇十二年夏度自

宰相兼彰義軍節度淮西招撫宣慰處置使宰相李逢吉與度不協與楚相善楚草度淮西招撫使制不合度旨度請改制內三數句語憲宗方責度用兵乃罷逢吉相任亦罷楚內職守中書舍人元和十三年四月出為華州刺史其年十月皇甫鎛作相其月以楚為河陽懷節度使十四年四月裴度出鎮太原七月皇甫鎛薦楚入朝自朝議郎授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鎛同處台衡深承顧待十五年正月憲宗崩詔楚為山陵

使仍撰哀册文時天下怒皇甫鎛之奸邪穆宗即位之
四日羣臣素服班於月華門外宣詔貶鎛將殺之㑹蕭
俛作相託中官救解方貶崖州物議以楚因鎛作相而
逐裴度羣情共怒以蕭俛之故無敢措言其年六月山
陵畢㑹有告楚親吏贓汙事發出為宣歙觀察使楚充
奉山陵時親吏韋正牧奉天令于翬翰林隂陽官等同
隱官錢不給工徒價錢移為羨餘十五萬貫上獻怨訴
盈路正牧等下獄伏罪皆誅楚再貶衡州刺史時元稹

初得幸為學士素惡楚與鎛膠固希寵稹草楚衡州制畧曰楚早以文藝得踐班資憲宗念才擢居禁近異端斯害獨見不明密隳討伐之謀潛附奸邪之黨因緣得地進取多門遂忝台階實妨賢路楚深恨稹長慶元年四月量移郢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二年十一月授陜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陜虢觀察使制下旬日諫官論奏言楚所犯非輕未合居廉察之任上知之遽令追制時楚已至陜州視事一日矣復授賓客

歸東都時李逢吉作相極力援楚以李紳在禁密沮之
未能擅柄敬宗即位逢吉逐李紳尋用楚為河南尹兼
御史大夫其年九月檢校禮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
節度汴宋亳觀察等使汴軍素驕累逐主帥前後韓弘
兄弟率以峻法繩之人皆偷生未能革志楚長於撫理
前鎮河陽代烏重胤移鎮滄州以河陽軍三千人為牙
卒卒咸不願從中路叛歸又不敢歸州聚於境上楚初
赴任聞之乃疾驅赴懷州潰卒亦至楚單騎喻之咸令

櫜弓解甲用爲前驅卒不敢亂及涖汴州解其酷法以仁惠爲治去其太甚軍民咸悦翕然從化後竟爲善地汴帥前例始至率以錢二百萬實其私藏楚獨不取以其羨財治廨舍數百間太和二年九月徵爲户部尚書三年三月檢校兵部尚書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其年十一月進位檢校右僕射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鄆曹濮觀察等使奏故東平縣爲天平縣屬歲旱儉人至相食楚均富贍貧而無流亡者六年二月改太原尹

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等使楚久在并州練其風俗因人
所利而利之雖屬歲旱人無轉徙楚始自書生隨計成
名皆在太原實如故里及是秉旄作鎮邑老歡迎楚綏
撫有方軍民胥悦七年六月入為吏部尚書仍檢校右
僕射故事檢校高官者便從其班楚以正官三品不宜
從二品之列請從本班優詔嘉之九年六月轉太常卿
十月守尚書左僕射進封彭陽郡開國公十一月李訓
兆亂京師大擾訓亂之夜文宗召左僕射鄭覃與楚宿

於禁中商量制勑上皆欲用為宰相楚以王涯賈餗冤死叙其罪狀浮泛仇士良等不悦故輔弼之命移於李石乃以本官領鹽鐵轉運等使先是鄭注上封置榷茶使額鹽鐵使兼領之楚奏罷之曰伏以江淮數年已來水旱疾疫凋傷頗甚愁歎未平今夏及秋稍校豐稔方須惠卹各使安存昨者忽奏榷茶實為蠹政蓋是王涯破滅將至怨怒合歸豈有令百姓移茶樹於官場中栽植摘茶葉於官場中造作有同兒戲不近人情方在恩

權孰敢沮議朝班相顧而失色道路以目而吞聲今宗
社降靈奸兇盡戮聖明垂祐黎庶合安微臣蒙恩兼領
使務官銜之内猶帶此名俯仰若驚夙宵知懼伏乞特
迴聖聽下鑒愚誠速委宰臣除此使額緣軍國之用或
闕山澤之利有遺許臣條疏續具聞奏採造將及妨廢
為虞前月二十一日内殿奏對之次鄭覃與同陳論訖
伏望聖慈早賜處分一依舊法不用新條唯納榷之時
須節級加價商人轉賣必校稍貴即是錢出萬國利歸

有司既不害茶商又不擾茶戸上以彰陛下愛人之德下以竭微臣憂國之心遠近傳聞必當感悦從之先是元和十年出内庫弓箭陌刀賜左右街使充宰相入朝以為翼衛及建福門而止至是因訓注之亂悉罷之楚又奏諸道新授方鎮節度使等具帑抹帶器仗就尚書省兵部叅辭伏以軍國異容古今定制若不由舊斯為改常未聞省閤之門忽内弓刀之器鄭注外蒙恩寵内蓄兇狂首創奸謀將興亂兆致王璠郭行餘之輩敢驅

將吏直詣閤庭震驚乘輿騷動京國血濺朝路尸僵禁衛史册所書人神共憤既往不咎其源尚開前件事宜伏乞速令停罷如須參謝即具公服從之又奏請罷修曲江亭絹一萬三千七百匹廻修尚書省從之開成元年上已賜百寮曲江亭宴楚以新誅大臣不宜賞宴獨稱疾不赴論者美之以權在内官累上疏乞解使務其年四月檢校左僕射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二年十一月卒於鎮年七十二册贈司空謚曰文楚風儀嚴

重若不可犯然寛厚有禮門無雜賓嘗與從事晏語方酣有非類偶至立命徹席毅然色變累居重任貞操如初未終前三日猶吟詠自若疾甚諸子進藥未嘗入口曰修短之期分以定矣何須此物前一日召從事李商隱曰吾氣魄已殫情思俱盡然所懐未已强欲自寫聞天恐辭語乖舛子當助我成之即秉筆自書曰臣永惟際會受國深恩以祖以父皆蒙襃贈有弟有子並列班行全腰領以從先人委體魄而事先帝此不自達誠為

甚愚但以永去泉扃長辭雲陛更陳尸諫猶進瞽言雖
號叫而不能豈誠明之敢忘今陛下春秋鼎盛寰海鏡
清是修教化之初當復理平之始然自前年夏秋已來
貶譴者至多誅戮者不少望普加鴻造稍霽皇威歿者
昭洗以雲雷存者霑濡以雨露使五穀嘉熟兆人安康
納臣將盡之苦言慰臣永蟄之幽魄書訖謂其子緒絢
曰吾生無益於人勿請謚號葬日勿請鼓吹唯以布車
一乘餘勿加飾銘誌但志宗門秉筆者無擇高位當歿

之夕有大星霣於寢室之上其光燭廷楚端坐與家人告訣言已而終嗣子奉行遺旨詔曰生為名臣歿有理命終始之分可謂兩全鹵簿哀榮之末節難違往意誄謚國家之大典須守彝章鹵簿宜停易名須準舊例後緬貴累贈至太尉有文集一百卷行於時所撰憲宗哀册文辭情典鬱為文士所重楚弟定字履常元和十一年進士及第累辟使府太和九年累遷至職方員外郎弘文館直學士檢校右散騎常侍桂州刺史桂管都防

禦觀察等使卒贈禮部尚書緒以䕃授官歷隨壽汝三州刺史在汝州日有能政郡人請立碑頌德緒以弟綯在輔弼上言曰臣先父元和中特承恩顧弟綯官不因人出自宸衷臣伏覩詔書以臣刺汝州日粗立政勞吏民求立碑頌尋乞追罷臣任隨州日郡人乞留得上下考及轉河南少尹加金紫此名已聞於日下不必更立碑頌乞賜寢停宣宗嘉其意從之綯字子直太和四年登進士第釋褐弘文館校書郎開成初為左拾遺二年

丁父喪服闋授本官尋改左補闕史館修撰累遷庫部
户部員外郎會昌五年出為湖州刺史大中二年召拜
考功郎中尋知制誥其年召入充翰林學士三年拜中
書舍人襲封彭陽男食邑三百户尋拜御史中丞四年
轉户部侍郎判本司事其年改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綯以舊事帶尚書省官合先省上工日同列集
於少府監時白敏中崔龜從曾為太常博士至相位欲
榮其舊署乃改集於太常禮院龜從手筆志其事於壁

絢輔政十年累官至吏部尚書右僕射涼國公食邑二千户三十年罷相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等節度使咸通二年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三年冬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累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進食邑至三千户九年徐州戍兵龐勛自桂州擅還七月至浙西沿江自白沙入濁河剽奪舟船而進絢聞勛至遣使慰撫供給芻米都押衙李湘白絢曰徐兵擅還必無好意

雖無詔命除討權變制在藩方昨其黨來投言其數不踰二千而虛張舟航旗幟恐人見其實涉境已來心頗憂惴計其水路須出高郵縣界河岸斗峻而水深狹若出奇兵邀之俾獲船縱火於前勁兵奮擊於後敗走必矣若不於此誅鋤俟濟淮泗合徐人貿怨之徒不下十萬則禍亂非細也綯性懦緩又以不奉詔命謂湘曰長淮已南他不為暴從他過去餘非吾事也其年冬龐勛殺崔彥曾據徐州聚衆六七萬徐無兵食乃分遣賊帥

攻剽淮南諸郡滁和楚壽繼陷穀食既盡淮南之民多爲賊所噉時兩淮郡縣多陷唯杜慆守泗州賊攻之經年不能下初詔絢爲徐州南面招討使賊攻泗州急絢令李湘將兵五千人援之賊聞湘來援遣人致書於絢辭情遜順言朝廷累有詔赦宥但抗拒者三兩人耳旦夕圖去之即束身請命願相公保任之絢即奏聞請賜勛節鉞仍誡李湘但戍淮口賊已招降不得立異辭是湘軍解甲安寢去警徹備日與賊軍相對歡笑交言一

日賊軍乘間步騎徑入湘壘淮卒五千人皆被生縶送徐州為賊蒸而食之湘與監軍郭厚本為龐勛斷手足以狥於康承訓軍時浙西杜審權發軍千人與李湘約會兵大將翟行約勇敢知名浙軍未至而湘軍敗賊乃分兵立淮南旗幟為交鬬之狀行約軍望見急趨之千人並為賊所縛送徐州絢既喪師朝廷以左衛大將軍徐州西南面招討使馬舉代絢為淮南節度使十二年八月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十三年以本官

為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進封趙國公食邑三千户卒
子滈渙渢滈少舉進士以父在内職而止及綯輔政十
年滈以鄭顥之親驕縱不法日事遊宴貨賄盈門中外
為之側目以綯黨援方盛無敢措言及懿宗即位訟者
不一故綯罷權軸既至河中上言曰臣男滈爰自孩提
便從師訓至於詞藝頗及輩流會昌二年臣任户部員
外郎時已令應舉至大中二年猶未成名臣自湖州刺
史蒙先帝擢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尋充學士繼叨渥澤

遂忝樞衡事體有妨因令罷舉自當廢絶一十九年每
遣退藏更令勤勵臣以祿位逾分齒髪已衰男滈年過
長成未霑一第犬馬私愛實切惻傷臣二三年來頻乞
罷免每年取得文解意待纔離中書便令赴舉昨蒙恩
制寵以近藩伏縁已逼禮部試期便令就試至於與奪
出自主司臣固不敢撓其衡柄臣初離機務合具上聞
昨延英奉辭本擬面奏伏以戀恩方切陳誠至難伏冀
宸慈察臣丹懇詔令就試是歳中書舍人裴坦權知貢

舉登第者三十人有鄭羲者故户部尚書澣之孫裴弘餘故相休之子魏簹故相扶之子及澔皆名臣子弟言無實才諫議大夫崔瑄上疏論之曰令狐澔昨以父居相位權在一門求請者詭黨風趨妄動者羣邪雲集每歲貢闈登第在朝清列除官事望雖出於綯取舍全由於澔喧然如市旁若無人權動寰中勢傾天下及綯罷相作鎮之日便令澔納卷貢闈豈可以父在樞衡獨撓文柄請下御史臺按問文解日月者奏疏不下澔既及

第釋褐長安尉集賢校理咸通二年遷右拾遺史館修撰制出左拾遺劉蛻起居郎張雲各上疏極論滈云特父秉權恣受貨賂取李琢錢除琢安南都護遂致蠻陷交州張雲言大中十年綯以諫議大夫豆盧籍刑部郎中李鄴為夔王已下侍讀欲立夔王為東宮欲亂先朝子弟之序滈內倚鄭顥人誰敢言時綯在淮南累表自雪懿宗重傷大臣意貶雲為興元少尹蛻為華陰令改滈詹事府司直滈為衆所非宦名不達渙渢俱登進士

第湞位至中書舍人定子繊緘子澄湘澄亦以進士登第累辟使府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後祖紹父幼簡官卑僧孺進士擢第登賢良方正制科釋褐伊闕尉遷監察御史轉殿中歷禮部員外郎元和中改都官知臺雜尋換考功員外郎充集賢直學士穆宗即位以庫部郎中知制誥其年十一月改御史中丞以州府刑獄淹滯人多寃抑僧孺條疏奏請按劾相繼中外肅然長慶元

年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直臣賂中貴人為之申理僧孺堅執不回穆宗面諭之曰直臣事雖僣失然此人有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不才止於持禄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縛奸雄正為才多者禄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况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上嘉其守法面賜金紫二年正月拜户部侍郎三年三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初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財厚賂權幸及多言者班列之

中悉受其遺餓而父子俱卒孤孫幼小穆宗恐為廝養竊盜乃命中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有納賂之所唯於僧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訖穆宗按簿甚悦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敬宗即位加中書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封奇章子邑五百户十二月加金紫階進封郡公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寶歷中朝廷政事出於邪倖大臣朋比僧孺不奈羣小拜章求罷者數四帝曰俟予郊禮

畢放卿及穆宗祔廟郊報後又拜章陳退乃於鄂州置
武昌軍額以僧孺檢校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鄂岳蘄黄觀察等使江夏城風
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板築賦菁茆以覆之吏縁為
姧蠧弊綿歲僧孺至計茆苫板築之費歲十餘萬即賦
之以塼以當苫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甃葺蠧弊永除屬
郡沔州與鄂隔江相對虛張吏員乃奏廢之以其所管
漢陽汶川兩縣隷鄂州文宗即位就加檢校吏部尚書

凡鎮江夏五年太和三年李宗閔輔政屢薦僧孺有才不宜居外四年正月召還守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五年正月幽州軍亂逐其帥李載義文宗以載義輸忠於國遽聞失帥駭然急召宰臣謂之曰范陽之變奈何僧孺對曰此不足煩聖慮且范陽得失不繫國家休戚自安史已來翻覆如此前時劉總以土地歸國朝廷耗費百萬終不得范陽尺帛斗粟入於天府尋復為梗至今志誠亦由前載義也但因而撫之俾扞奚契丹不令入寇

朝廷所頼也假以節旄必自陳力不足以逆順治之帝

曰吾初不詳思卿言是也即日命中使宣慰尋加門下

侍郎弘文館大學士六年吐蕃遣使論董勃義入朝修

好俄而西川節度李德裕奏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以

城降德裕又上利害云若以生羌三千出戎不意燒十

三橋擣戎之腹心可以得志矣上慼其事下尚書省議

衆狀請如德裕之策僧孺奏曰此議非也吐蕃疆土四

面萬里失一維州無損其勢況論董勃義纔還劉元鼎

未到比來修好約罷戎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應敵次之令一朝失信戎醜得以為詞聞贊普牧馬茹川俯於秦隴若東襲隴坂徑走回中不三日抵咸陽橋而發兵枝梧駭動京國事或及此雖得百維州亦何補也上曰然遂詔西川不內維州降將悉怛謀與德裕仇怨雖議邊公體而怙德裕者以悉怛謀害其功謗論沸然帝亦以為不直其年十二月檢校左僕射兼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時中尉王守澄

用事多納纖人竊議時政禁中事密莫知其說一日延
英對宰相文宗曰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於此乎僧
孺奏曰臣等待罪輔弼無能康濟然臣思太平亦無象
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
私室無強家公議無壅滯雖未及至理亦謂小康陛下
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既退至中書謂同列曰吾輩
為宰相天子責成如是安可久處茲地耶旬日間三上
章請退不許會德裕黨盛垂將入朝僧孺故得請上既

受左右邪説急於太平奸人伺其鋭意故訓注見用數年之間幾危宗社而僧孺進退以道議者稱之開成初搢紳道喪閽寺弄權僧孺嫌處重藩求歸散地累拜章不允凡在淮甸六年開成二年五月加檢校司空食邑二千戶判東都尚書省事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僧孺識量弘遠心居事外不以細故介懷洛都築第於歸仁里任淮南時嘉木怪石置之階廷館宇清華木竹幽邃常與詩人白居易吟詠其間無復進取之懷三年

九月徵拜左僕射仍令左軍副使王元直賫告身宣賜舊例留守入朝無中使賜詔例恐僧孺退讓促令赴闕僧孺不獲已入朝屬莊恪太子初薨延英中謝日語及太子乃懇陳父子君臣之義人倫大經不可輕移國本上為之流涕是時宰輔皆僧孺僚舊未嘗造其門上頻宣召託以足疾久之上謂楊嗣復曰僧孺稱疾不任趨朝未可即令自便四年八月復檢校司空兼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加食邑至三千户辭日賜觚

散樽杓等金銀古器令中使喻之曰以卿正人賜此古器卿且少留僧孺奏曰漢南水旱之後流民待理不宜淹留再三請行方允武宗即位就加檢校司徒會昌二年李德裕用事罷僧孺兵權徵為太子少保累加太子少師大中初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貞僧孺少與李宗閔同門生尤為德裕所惡會昌中宗閔棄斥不為生還僧孺數為德裕掎摭欲加之罪但以僧孺貞方有素人望式瞻無以伺其隙德裕南遷所著窮愁志引里俗犢

子之識以斥僧孺又目為太牢公其相憎恨如此僧孺二子蔚藂蔚字大章十五應兩經舉太和九年復登進士第三府辟署為從事入朝為監察御史大中初為右補闕屢陳章疏指斥時病宣宗嘉之曰牛氏子有父風差慰人意尋改司門員外郎出為金州刺史入拜禮吏二郎中以祀事準禮天官司所掌班列有恃權越職者蔚奏正之為時權所忌左授國子博士分司東都踰月權臣罷免復徵為吏部郎中兼史館修撰遷左諫議大

夫咸通中為給事中延英謝日面賜金紫蔚封駮無避
帝嘉之踰歲遷戶部侍郎襲封奇章侯以公事免歲中
復本官歷工禮刑三尚書咸通末檢校兵部尚書興元
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在鎮三年時中官用事急於賄賂
屬徐方用兵兩中尉諷諸藩貢奉助軍蔚盡索軍府之
有三萬端匹隨表進納中官怒即以神策將吳行魯代
還及黄巢犯闕乃自京師奔道避地山南拜章請老以
尚書左僕射致仕卒累贈太尉子循徽徽咸通八年登

進士第三佐諸侯府得殿中侍御史賜緋魚入朝為右補闕再遷吏部員外郎乾符中選曹猥濫吏為奸弊每歲選人四千餘員徽性貞剛特為奏請由是銓叙稍正能否旌别物議稱之巢賊犯京師父蔚方病徽與其子自扶籃輿投竄山南閣路險狹盜賊縱横谷中與盜擊徽破首流血被體而捉輿不輟盜苦迫之徽拜之曰父年高疾甚不欲駭動人皆有父幸相垂恤盜感之而止及前谷又逢前盜相告語曰此孝子也即同舉輿延於

其家以帛封瘡饘飲奉尉留之信宿得達渠州故吏感
恩爭來奔問時僖宗已幸成都𢿱至行朝拜章乞歸侍
疾已除諫議大夫不拜謂宰相杜讓能曰顧留兄循在
朝以當門户乞侍醫藥時循為給事中丞相許之其年
鍾家艱執喪梁漢旣除以中書舍人𢿱未赴疾作以舍
人綸制之地不可曠官請授散秩改給事中從駕還京
至陳倉疾甚經年方間宰相張濬為招討使奏𢿱為判
官檢校左散騎常侍詔下鳳翔促令赴闕𢿱謂所親曰

國步方艱皇居初復帑廩皆虛正賴羣臣協力同心王室而於破敗之餘圖雄霸之舉俾諸侯離心必貽後悔也以吾衰疾之年安能為之扞難辭疾不起明年濬敗召徽為給事中楊復恭叛歸山南李茂貞上表請自出兵粮問罪但授臣招討使奏不待報茂貞與王行瑜軍已出疆上怒其專不時可之茂貞恃強章疏不已昭宗延英召諫官宰相議可否以邠鳳皆有中人內應不敢極言相顧辭遜上情不悅徽奏曰兩朝多難茂貞實有

翼衛之功惡諸楊阻兵意在嫉惡所造次者不俟命而出師也近聞兩鎮兵入界多有殺傷陛下若不處分梁漢之民盡矣須授以使名明行約束則軍中爭不畏法帝曰此言極是乃以招討之命授之及茂貞平賊自恃寖驕多撓國政命杜讓能料兵討之徽諫曰岐是國門茂貞倔强不顧禍患萬一蹉跌挫國威也不若漸以制之及師出復召徽謂之曰卿能斟酌時事岐軍烏合朕料必平卿以為捷在何日徽對曰臣忝侍從諫諍之列

所言軍國據理陳聞如破賊之期在陛下考蓍龜責將帥非臣之職也而王師果衂大臣被害徽尋改中書舍人歲中遷刑部侍郎封竒章男崔胤連結汴州惡徽言事改散騎常侍不拜換太子賔客天復初賊臣用事朝政不綱拜章請罷詔以刑部尚書致仕乃歸樊川别墅病卒贈吏部尚書褧字表齡開成二年登進士第出佐使府歷踐臺省乾符中位至劍南西川節度使黄巢之亂從幸西川拜太常卿以病求為巴州刺史不許駕還

拜吏部尚書襄王之亂避地太原卒子蟜位至尚書郎
蕭俛字思謙曽祖太師徐國公嵩開元中宰相祖華襲
徐國公肅宗朝宰相父恒贈吏部尚書皆自有傳俛貞
元七年進士擢第元和初復登賢良方正制科拜右拾
遺遷右補闕元和六年召充翰林學士七年轉司封員
外郎九年改駕部郎中知制誥内職如故坐與張仲方
善仲方駮李吉甫謚議言用兵徵發之弊由吉甫而生
憲宗怒貶仲方俛亦罷學士左授太僕少卿十三年皇

甫鏄用事言於憲宗拜俛御史中丞俛與鏄及令狐楚同年登進士第明年鏄援楚作相二人雙薦俛於上自是顧眄日隆進階朝議郎飛騎尉襲徐國公賜緋魚袋穆宗即位之月議命宰相令狐楚援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賜金紫之服八月轉門下侍郎十月吐蕃寇涇原命中使以禁軍援之穆宗謂宰臣曰用兵有必勝之法乎俛對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主不得已而用之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務招懷不為掩襲古之用

兵不斬祀不殺厲不擒二毛不犯田稼安人禁暴師之上也如救之甚於水火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此必勝之道也如或縱肆小忿輕動干戈使敵人怨結師出無名非惟不勝乃自危之道也固宜深慎帝然之時令狐楚左遷西川節度使王播廣以貨幣賂中人權幸求為宰相而宰相段文昌復左右之俛性嫉惡延英面言播之纖邪納賄喧於中外不可以汙台司事已垂成帝不之省俛三上章求罷相任長慶元年正月守左僕射進

封徐國公罷知政事俛居相位孜孜正道重愼名器每除一官常慮乖當故鮮有簡拔而涉尅深然志嫉奸邪脫屣重位時論稱之穆宗乘章武恢復之餘即位之始兩河廓定四鄙無虞而俛與段文昌屢獻太平之策以為兵以靜亂時已治矣不宜黷武勸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頓去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謂之消兵帝既荒縱不能深料遂詔天下如其策而行之而藩籍之卒合而為盜伏於山林明

年朱克融王廷湊復亂河朔一呼而遺卒皆至朝廷方徵兵諸藩籍既不充尋行招募烏合之徒動為賊敗由是復失河朔葢消兵之失也俛性介獨持法守正以已輔政日淺超擢太驟三上章懇辭僕射不拜詔曰蕭俛以勤事國以疾退身本末初終不失其道既罷樞務俾居端揆朕欲加恩超等復吾前言而繼有讓章至於三四敦諭頗切陳乞彌堅成爾謙光移之選部可吏部尚書俛又以選曹簿書煩雜非攝生之道乞換散秩其年

十月改兵部尚書二年以疾表求分司不許三月改太
子少保尋授同州刺史寶歴三年復以少保分司東都
文宗即位授檢校左僕射守太子少師俛稱疾篤不任
赴闕乞罷所授官詔曰新除太子少師蕭俛代炳台耀
躬茂天爵文可以經緯邦俗行可以感動神祇夷澹粹
和精深敏直進退由道周旋令名近以師傅之崇疇于
舊德俾從優逸冀保養頤而抗疏懇辭勇退知止嘗亦
敦諭確乎難拔遂兹牢讓以厚時風可銀青光禄大夫

守尚書左僕射致仕俛趣尚簡潔不以聲利自汚在相位時穆宗詔撰故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神道碑對曰臣器褊狹此不能強王承宗先朝阻命事無可觀如臣秉筆不能溢美或撰進之後例行貺遺臣若公然阻絶則違陛下撫納之宜僶俛受之則非微臣平生之志臣不願為之秉筆帝嘉而免之俛家行尤孝母韋氏賢明有禮理家甚嚴俛雖為宰相侍母左右不異褐衣時丁母喪毀瘠踰制免喪文宗徵詔懇以疾辭旣致仕於家

以洛都官屬賔友避歲時請謁之煩乃歸濟源別墅逍遥山野嘯詠窮年八年以莊恪太子在東宮上欲以耆德輔導復以少師徵之俛令弟傑奉表京師復納制書堅辭痼疾詔曰不待年而求謝於理身之道則至矣其如朝廷之望何朕以肇建元良精求師傅遐想漢朝故事玄成石慶當時重德咸歷此官吾以元子幼冲切於師訓欲以賴汝發明古今冀忠孝之規日聞於耳特遣左右至於林園而卿高蹈翛然屏絶趨進復遣令弟還

吾諂書天爵自優冥鴻方遠不轉之志其堅若山循省
來章致煩為愧終以呂尚之秩遂其疏曠之心勵俗激
貪所補多矣有益於政寄聲以聞亦有望於舊臣矣可
太子太傅致仕開成二年俛弟儆授楚州刺史辭日文
宗謂儆曰蕭俛先朝名相筋力未衰可一來京國朕賜
俛詔書匹帛卿便賫至濟源道吾此意詔曰卿道冠時
髦業高儒行著作礪濟川之効弘致君匡國之規留芳
巖廊逸老林壑累降褒詔亟加崇秩而志不可奪情見

乎辭鴻飛入冥吟想增歎令賜絹三百匹使令蕭俶宣示俛竟不起卒傑字豪士元和十二年登進士第累官侍御史遷主客員外郎太和九年十月鄭注為鳳翔節度使慎選寮佐李訓以傑檢校工部郎中充鳳翔隴觀察判官其年十一月鄭注誅傑為鳳翔監軍使所害俶以蔭授官太和中累遷至河南少尹九年五月拜諫議大夫開成二年出為楚州刺史四年三月遷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都團練觀察使會昌中入為左散騎常

侍遷檢校刑部尚書華州刺史潼關防禦等使大中初
坐在華州時斷獄不法授太子賓客分司四年檢校戶
部尚書兗州刺史兗沂海節度使復入為太子賓客大
中十三年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卒俛從父弟倣倣父
悟恒之弟也悟仕至大理司直倣太和元年登進士第
大中朝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咸通初遷左散騎常侍懿
宗怠臨朝政僻於奉佛內結道場聚僧念誦又數幸諸
寺施與過當倣上疏論之曰臣聞玄祖之道由慈儉為

先而素王之風以仁義為首相沿百代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宫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絶塵中非為帝王之所能慕也昔貞觀中高宗在東宫以長孫皇后疾亟嘗上言曰欲請度僧以資福事后曰為善有徵吾未為惡善或無報求福非宜且佛者異方之教所可存而勿論豈以一女子而紊王道乎故謚為文德且母后之論尚能如斯哲王之謨安可反是伏覩陛下留神天竺屬意

桑門內設道場中開講會或手錄梵筴或口揚佛音雖時啟於延英從容四輔慮稍稀於聽政廢失萬機居安思危不可怱也夫從容者君也必疇咨於臣盡忠匡救外逆其耳內沃其心陳臯陶之謨述仲虺之誥務揮王道恢益帝圖非賜對之間徒侍坐而已夫廢失者上拒其諫下希其旨言則狎玩意在順從漢重神仙東方朔著十洲之記梁崇佛法劉孝儀詠七覺之詩致祠禱無休講誦不已以至大空海內中輟江東以此言之是廢

失也然佛者當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漢晉已來互興
寶剎姚石之際亦有高僧或問以苦空究其不滅止聞
有性多曰忘言執著貪緣非其旨也必乞陛下力求民
瘼虔奉宗祧思繆賞與濫刑其殃立至俟勝殘而去殺
得福甚多幸罷講筵頻親政事昔年韓愈已得罪於憲
宗今日微臣固甘心於遐徼疏奏帝甚嘉之四年本官
權知貢舉遷禮部侍郎轉戶部以檢校工部尚書出爲
滑州刺史充義成軍節度鄭滑潁觀察處置等使在鎮

四年滑臨黄河頻年水潦河流泛溢壞西北隄傚奏移河四里兩月畢功畫圖以進懿宗嘉之就加刑部尚書入為兵部尚書判度支轉吏部尚書選序平允咸通末復為兵部尚書判度支尋以本官同平章事累遷中書門下二侍郎兼戶部兵部尚書遷左右僕射改司空弘文館大學士蘭陵郡開國侯俄而盜起河南内官握兵王室濁亂傚氣勁論直同列忌之罷知政事出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傚性公亷南海雖富珍奇月俸之外

不入其門家人疾病醫工治藥須烏梅左右於公厨取之傚知而命還促買於市遇亂不至京師而卒子稟咸通三年進士擢第累遷尚書郎乾符中以父出鎮南海免官侍行中和中徵為中書舍人再遷京兆尹僖宗再幸山南稟以疾不能從襄王僭竊稟宗人遘受偽署稟懼自洛避地河朔鎮冀節度使王鎔館之於深州光化三年卒稟貞退寡合綽有家法初從父南海地多穀紙傚勅子弟繕寫缺落文史稟白曰家書缺者誠宜補葺

然此去京師水陸萬里不可露賫當須篋笥人觀兼乗謂是貨財古人蒠㓕之嫌得為深誡倣曰吾不之思也故濁亂之際克保令名子頎亦登進士第後官位顯達

李石字中玉隴西人祖堅父明石元和十三年進士擢第從涼國公李聽歷四鎮從事石機辯有方畧尤精吏術藩府稱之自聽征伐常司留使務事無不辦太和三年為鄭滑行軍司馬時聽握兵河北令石入朝奏事占對明辨文宗目而嘉之府罷入為工部郎中判鹽鐵案

五年改刑部郎中由兵部郎中令狐楚請為太原節度副使七年拜給事中九年七月權知京兆尹事十月遷戶部侍郎判度支事文宗自德裕宗閔朋黨相傾太和七年已後宿素大臣疑而不用意在擢用新進孤立庶幾無黨以革前獘故賈餗舒元輿驟階大用及訓注伏誅欲用令狐楚尋而中輟石自朝議郎加朝議大夫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石器度豁如當官不撓自京師變亂之後宦者氣盛凌轢南司延英議事中貴語必

引訓以折文臣石與鄭覃嘗謂之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而訓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良等不能對其勢稍抑搢紳賴之是時踰月人情不安帝謂侍臣曰如聞人心尚未安帖比日何如石對曰比日苦寒蓋刑殺太過致此陰沴昨聞鄭注到鳳翔招募士卒不至捕索誅夷不已臣恐邊上聞之乘此生事宜降詔安諭其心從之江西河南兩道觀察使以新經訓注之亂吏卒多死進官健衣粮一百二十分充宰相募召從人石奏曰宰相上

殄聖政下理羣司若忠正無私宗社所祐縱逢盜賊兵不能傷若事涉隱欺心懷矯妄雖有防衛鬼得而誅臣等願推赤心以答聖奬孟軻知非臧氏孔子不畏匡人其兩道所進衣粮並望停寢依從前制置祇以金吾手力引從可之帝又曰宰相之任在選賢任能石曰臣與鄭覃常以此事為切但以人各有求苟遂所欲則美譽至稍不如意則謗議生只宜各委所司薦用臣等擇可授之則物議息矣其年十二月中使田全操劉行深巡

邊迴走馬入金光門從者訛言兵至百官朝退倉惶駭散有不及束帶韈而乘者市人叫譟塵坌四起二相在中書人吏稍散鄭覃曰耳目頗異且宜出去石曰事勢不可知但宜堅坐鎮之冀將寧息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必若繼亂走亦何逃任重官崇人心所屬不可忽也石視簿書沛然自若京城無賴之徒皆戎服兵仗北望闕門以俟變内使連催閉皇城門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其徒立望仙門下謂中使曰假如有賊閉門不晩

請徐觀其變無宜自弱晡晚方定是日苟非石之鎮靜
君賞之禦侮幾將亂矣開成元年改元大赦石等商量
節文放京畿一年租稅及正至端午進奉並停三年其
錢代充百姓紐配錢諸道除藥物口味茶菓外不得進
獻諸司宣索製造並停三年赦後紫宸宣對鄭覃曰陛
下改元御殿全放京畿一年租稅又停天下節鎮進奉
恩澤所該實當要切近年赦令皆不及此上曰朕務行
其實不欲崇長空文石對曰赦書須内置一本陛下時

省覽之十道黜陟使發日付與公事根本令與長吏詳
擇施行方盡利害之要石以從前德音雖降人君不能
守姦吏從而違之故有內置之奏以諷之尋加中書侍
郎集賢殿大學士領鹽鐵轉運使上御紫宸論政曰為
國之道致治甚難石對曰朝廷法令行則易臣聞文王
陟降在上陛下推赤誠上達於天何憂不治上又曰治
亂由人邪正由時運耶鄭覃對曰由聖帝由忠臣是由
人也石曰亦由時運九廟聖靈鍾德於陛下時也陛下

行已之道則是由人而前代帝王甚有德者當亂離無奈何之際又安得不推運耶帝曰卿言是也石又奏咸陽令韓遼請開興成渠舊漕在咸陽縣西十八里東達永豐倉自秦漢已來疏鑿其後堙廢昨遼計度用功不多此漕若成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内無車輓之勤則轅下牛盡得歸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王涯已前已曾陳奏實秦中之利但恐徵役令非其時上曰莫有陰陽拘忌否苟利於人朕無所慮也石辭領使務八月罷

鹽鐵轉運使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益坐贓
繫臺石奏曰臣以韓益曉錢穀録用之不謂貪猥如此
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
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有過曲為蔽之不欲人彈
劾此大謬也但知能則舉舉不失職則奬之自然易得
其人何必容隱二年正月五日石自親仁里將曙入朝
盜發於故郭尚父宅引弓追及矢纔破膚馬逸而迴盜
已伏坊門揮刀斫石斷馬尾竟以馬逸得還私第上聞

之駭愕遣中使撫問賜金瘡藥因差六軍兵士三十人衛從宰相是日京師大恐常叅官入朝者九人而已旬日方安石拜章辭位者三乃加金紫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李訓之亂人情危迫天子起石於常寮之中付以衡柄石以身徇國不顧患難振舉朝綱國威再復而中官仇士良切齒惡之而伏戎加害天子深知其故畏偪而不能理乃至罷免及石赴鎮賜宴之儀並闕人士傷之恥君子之道消也石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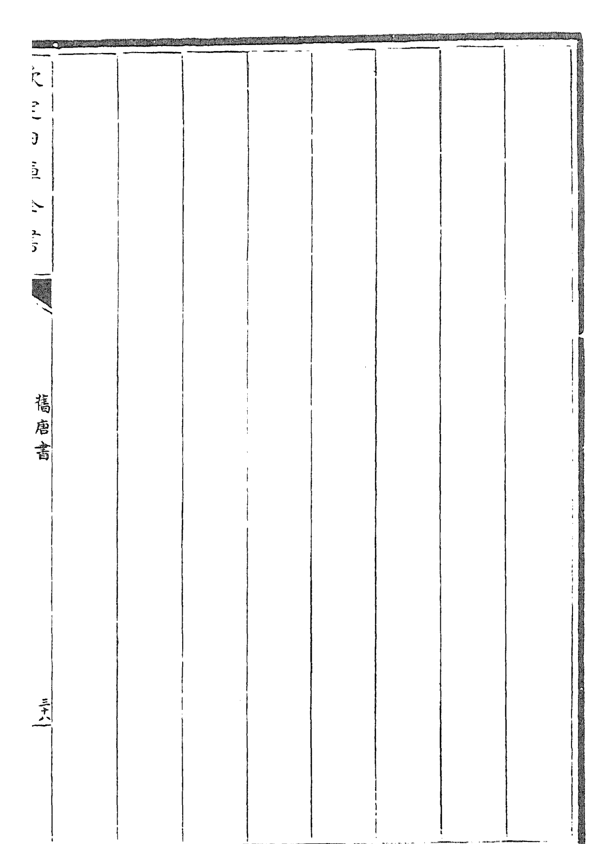
鎮表讓中書侍郎乃加檢校兵部尚書兼平章事武宗即位就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會昌三年十月加檢校司空平章事隴西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户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時澤潞劉稹阻兵以石雄為太原副使語練北門軍政故代劉沔鎮之初沔以兵三千人戍橫水王師之討澤潞也王逢軍於榆社請兵少請益之詔石以太原之卒赴榆社石乃割橫水戍卒一千五百人令別將楊弁率之以赴王逢舊例發軍人給二

纔石以支計不足量減一匹軍人聚怨又將及歲除促令上路衆愈不悦楊弁乗其釁謀亂出言激動軍人四年正月軍亂逐石朝廷乃以晉絳觀察使崔元式代還五年檢校司徒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畿汝都防禦使以太子少保分司卒石弟福字能之太和七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石為宰相自薦弟於延英言福才堪理人授監察御史累遷尚書郎出為商鄭汝頴四州刺史大中時檢校工部尚書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義

成軍節度鄭滑潁觀察使入為刑部侍郎累遷刑部戶部尚書乾符初以檢校右僕射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山南東道節度四年草賊王仙芝徒黨數萬寇掠山南福團練鄉兵屯集要路賊不敢犯其秋賊陷岳鄂饒信等州十二月逼江陵節度使楊知温求援於福福即自率州兵及沙陁五百騎赴援時賊已陷江陵之郛聞福兵至乃退去僖宗嘉之就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歸朝終於太子太傅

史臣曰彭陽竒章起徒步而昇台鼎觀其人文彪炳潤色邦典射策命中横絶一時誠俊賢也而莪冠曳組論道於臯夔之伍孰曰不然如能蹈道匪躬中立無黨則其善盡矣蕭太師貞獨嫉惡不為利回不以夷惠擬之俾之經綸則其道至矣開成之始帝道方淪石於此時欲振頽緒幾嬰戕賊可為咄嗟多僻之時止堪太息

贊曰喬松孤立蘿蔦夤縁柔附凌雲豈曰能賢嗚呼楚孺道喪曲全蕭李相才致之外篇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二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二考證

牛僧孺傳德裕又上利見云○臣酉按德裕傳云因陳出攻之利害見字當是害字之訛今改正

牛蔚傳蔚盡索軍府之有三十萬端匹隨表進納中官怒○臣酉按新書索府帛三萬以獻中人嫌其吝若三十萬端匹不得爲吝矣十字衍文無疑今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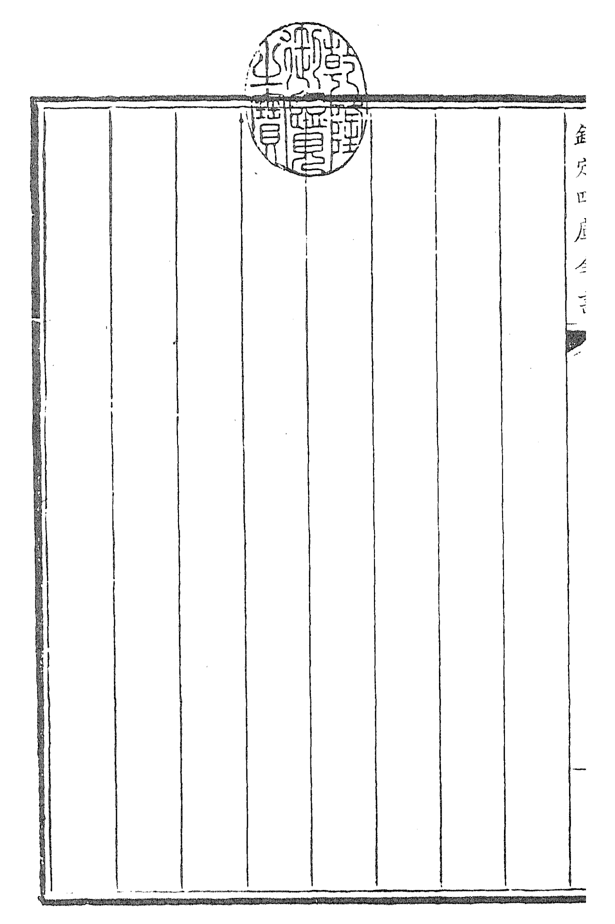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二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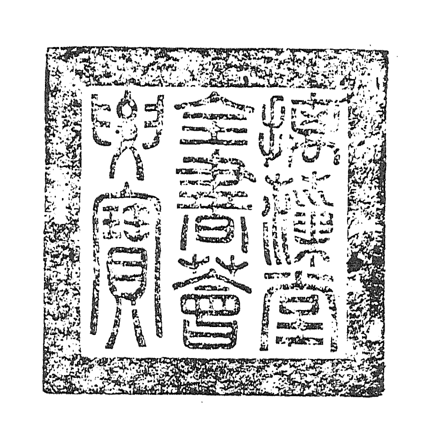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一百七十一第二十三頁前八行出為邠州刺史按新書邠州作汾州與此異

卷一百七十二第四頁後一行咸今槖弓刊本槖訛槖今改

第九頁前一行二行歷隨壽汝三州刺史刊本州訛郡據新書改

第十五頁後四行賦菁茆以覆之按新書菁茆作蓑茆與此異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王應璧